

民族研究图书资料丛刊第二种

哀牢夷雄列传

附：调查研究论文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室编印

一九八二年

袁家兄弟列傳目錄

序

李元傳第一

李興大傳第二

王成傳第三

杜成傳第四

李成傳第五

杜成傳第六

劉成傳第七

李成傳第八

李成傳第九

羅自夫傳第十

田四浪傳第十一

刀成義傳第十二

李成忠傳第十三

李成伍傳第十四

跋

南山王正人撰

附集夷文宗譜五篇

第一篇張興祭

第二篇托利順

第三篇杞紹興

第四篇魯得盛

第五篇阿里白

序

滿庭失紀洪楊揭竿吾漢漢回夷雜處漢人回勇回黎迭殺漢主夷奴夷
唐壁盡敗凌杜帥乃起義金錫回黎歸附李帥選舉旗表軍夷人响從蓋由楊
榮之輩賣家榮劉子之徒趨交附勢致杜帥氣令自創倉沮李帥力就義於
蒙樂良可痛也

余在維標與乳乳乳母哺之幼何幾絕義父應之乳母義父皆夷裔也王參軍
秦皆李上將軍學東杞副李軍都督紹興皆家軍之擎友余年弱冠因王參軍
之薦受李帥之知遇入帥府為吏李帥亦夷裔也余身受夷恩深矣顧亭林有
言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余一介懦士既不能起夷族於水火復無力脫李帥
於刀芒公義不及私情未盡不揣愚陋敢傳夷雄十四人以銘不忘

游俠貨殖世之所輕史達傳之蓋游俠貨殖之行予生氏有義有利也衣軍諸
夷雄為民除暴謀利不為世所知焉可不誌哉

諸傳中劉柄賢非夷然其傳致李帥敗亡遠誌之李學東漢夷然其平生盡瘁
於哀年夷故誌之王秦潛非夷又非漢人惟其乃李帥之策士宜誌之

余與清夷友善夷弟役無事輒聚余舍浸茶清酒圍爐而談每至深夜不散夷
每通及李帥王參軍李上將軍之事莫不相對飲泣余之所傳亦多夷翁之所
述也

夷有宗譜別婚姻之界明繼承之制今歸存焉日久將絕所傳諸雄亦鮮有宗

讀後竟致誤興發祀新順祀紹興會待盛阿里白五篇謹附諸篇末以明死氏
之福制余因夷王之助記音錄誌於傳中後之諸夷文照原音書可察焉
歲在光緒甲申南山夏正黃序於瀋陽高村履舍

李文學傳第一

李文學又名正學，瓦盧村人也。其祖姓字小字自厚，村人氏乃拉羅罷夷，旋入贅金道地村之李姓。遂姓李，李姓羅羅漢夷也。文學之母乃瓦盧張氏，南詔王之苗裔，亦羅羅漢夷也。張氏孕文學九閱月，臨產期家無漏日，娘返娘家借報，不復歸。途中產文學，苦無以養，棄之澗而去。適有路人王某，聞嬰啼，遂拾而養之。著月歸其母，齋米五升，約待文學長，富為其備。文學甫十齡，即作王某之奴。僕役二年，始克昔日齋米五升，後即入家，滿清雲漢家當奴僕，僞受鞭笞之苦。清雲漢乃文學之莊主，南山之豪強，以文學之父阿成欠其租，遂強之去。以役代租，文學泣送之。

文學家五口，年收蕎石餘，租四斗餘，不足為生，多賴乃父獵食。乙卯天旱，五穀不收，莊主逼租，皇差索糧。文學父終日獵，不足完租，報旋為野獸所傷而死。文學母悲不勝，遂服毒，擬自盡。文學聞之急，潛歸視，不圖已為堪與王泰階。

解活文學泣謂泰階曰：幸王地師活我母，徒以租糧逼甚，復何活？余何王泰階曰：不活者非獨汝一家耳。哀年諸夷不活，天下生靈不活。滿賦不減，莊主不除，汝與夷眾當生生世世為滿賦之奴僕。漢家強之牛馬，文學曰：王地師之言是也。然則當如何？時王泰階之徒李學東在側，慷慨而言曰：與其為奴僕牛馬，不死不活，不如拔刀而起，殺滿賦。我莊主而不活，審則此乃唯一之活路耳。方今之世，哀年諸夷莫不怨莊主，天下生靈莫不恨滿賦。苟君能振臂一呼，非僅哀

半諸夷聞風驚從且天下生靈亦必歸附我與王地師苦隨左右供驅策萬死
不辭為我南山諸夷文除害今既有王地師為我師學東弟為我助我何懼哉

丙辰夏四月七日李文學率王泰潛李學東把紹興徐東位魯東應魯得盛羅
自美李學明字安東字阿烏魯發美阿里白宣別李明學等偕夷众五千餘人
相聚於瓦盧後山天生營誓師起義共戴李文學為夷家兵馬大元帥李帥即
權王泰潛為參軍連壽惟帳把紹興為副參軍伍之加李學東為上將軍統諸
將士馳騁疆場魯得盛為副上將軍伍之王泰潛更李文學李學東與諸將士
卒夷氏之意而卓檄文曰我哀牢夷氏歷受漢莊主欺凌僻居山野貧苦為生
幾十世矣旬滿賊入主漢莊主與之狼狽為好苛虐我夷漢民食不就口衣
不蔽體白髮多銀呻吟於牀幼弱子女扶門饑啼方今月及頭項豈容奢冀免
死乎逼胸膈何望乞憐求生本帥目覩慘狀義憤填膺差舉義驅逐滿賊除漢
莊主望我夷漢民共襄義舉則天下幸甚我哀牢夷民亦幸甚師既誓齊驅
營酒擒漢豪強潘某李某白某殺之收積糧萬石銀萬兩金千兩悉入府庫供
糧餉帥不私之

李帥起義之日众皆大呼曰鏖盡滿清腰官殺絕漢家莊主未及旬日哀牢蒙
樂大詔之夷漢苗回東夷民咸操刀持矛來歸附復得四千之众聲勢益壯時
有草蓋文生劉柄賢來附毛遂自薦自負有良平之才李帥頗識諸將曰劉酒
柄有才略今來歸可用乎魯得盛曰阿柄奴才耳昔魯附潘李白等莊求乞求

錢財作應試之資不得垂青怨之而來附彼觀我勢众而來見我勢孤必去不可用之李帥曰魯將之言固當彼嘉未附我我^軍正用人之際若絕之恐後者望而却步姑用之可乎字阿烏曰河柄漢人也可^李遂^之李學東曰王李軍漢人也彼與我同心我夷愛之我帥任之曷言漢人必逐河柄苟與我同心齊驅備賊何不用之李帥遂加之為副軍

是月滿軍二萬餘众寇榆王秦階倡議急援杜文秀李文學細之集众將共議出師之策劉柄賢曰滿賊輕敵圍直驅榆必不我備吾帥可率李學明羅自美字安東三將軍領三千士卒出紅崖定西嶺之險要側擊之我隨李上將軍字阿烏將軍千人渡江越龍驤山出瀾泥背起瓦黑井附近之夷众伏天子廟英武關之山谷間側擊之敵見後軍動則無心在紅崖久戰若此帥即可取勝杞副軍與杞利順都督有同宗之誼可率徐東位阿里白兩將軍往說杞利順都督附我則可得二十餘众從衆鼻領渡江而東直驅鹿城卒制賊軍西援則上將軍在英武關可取截擊之勝惟杞副軍攻鹿城不可強取只宜佯攻以免徒^耗兵力若守軍弱則可取之收其軍械待其西上敗軍退回即可棄城而返王李軍可統魯得勝將軍魯安林將軍領二十之众坐轎滿帥府靜待戒帥凱旋

夏五月二日李文學三路擊滿軍齊魯滿距紅崖三日程李文學率師渡江北上兼程急進三日晨黎明軍次紅崖杜軍已被圍三日李軍直闖賊陣文學親

殺兩統領賊遂貴死傷五千餘退至英武關遭李學東截擊復死傷五千餘
杞紹興得杞利順之助共驅鹿城五日晨克之盡收賊軍械與城紳財物由河
里白督運歸杞紹興杞利順掠東位則平軍千人西上四十里伏於大石舖清
根哨之山谷間七日滿賊殘軍敗回復遭伏擊惶惶逃遁不能戰死傷二千餘
滿賊既潰杜軍圍解李帥乃赴榆晉謁西平王杜文秀大元帥杜帥即迎五里
挽李帥臂而言曰蒙衆哀牢六詔諸山之夷望咸歸將軍今將軍以二十之众
破滿軍二萬餘滿賊震怒我因將軍之助危得解聲勢壯望同心協力齊驅
滿賊則漢回夷生靈可得保安李帥曰我蒙衆哀牢六詔之夷人歷受蒙衆主
之欺凌滿賊至更受蒙衆加厲日恨日甚義賊不及早除賊今有大王並肩滿賊何
功不免大亡向東進軍我必來應之杜帥乃加李帥為第十八大司滿驍守
蒙衆哀牢之地

五月中旬三路夷軍陸續回星登爾李帥釋漢莊王手平階之先為帥府李學
明寸步東於某日謁劉柄賢李學明曰滿軍勢大有直搗杜文秀巢穴之勢杜
軍莫能與敵若非我李帥星辰馳援則下關不守偷城不保杜帥安能而坐
洱為王我李帥救杜帥於垂危功高於十七大司何不謂我帥亦為王而僅加
我帥於其諸大司之末我甚為夷家恥之劉劉李軍之竟如何劉柄賢曰若我
先於李將軍之前見字安東口杜帥亦王安能加我李帥為王此不必計數杜
帥乃自稱我李帥亦可自稱之惟杜帥未免小器我李帥功高至此僅數字我

原有哀牢蒙衆尺寸之地何不讓蒙化紅崖予我守之漢滿回皆歎我夷我甚
情之劉柄賢曰兩位將勿躁來日我等先訪杞副參軍言之旋訪王參軍李上
將軍言之復請李帥會集諸將議之可也

次日劉柄賢字學明字安東齊訪杞紹興杞彩順阿里白不在側李學明字安
東先陳其意劉柄賢曰字將之言有理杞副參軍可納之而商之於王參軍與
李上將軍復請之於帥杞紹興曰義初起民心未固竟自稱王參蒙化紅崖之
地非僅力未及恐傷夷回內家和氣為滿賊所乘殊為不當劉柄賢曰杞副參
軍之言固有理然所言民心未固則非也蓋自蒙舍移徙迄今八百餘年夷家
無王如群龍失首顛沛流離若李帥為王夷人可展數百年之眉莫不加賴慶
幸何言民心未固彼可王我亦王何必受其藩封蒙舍城現復為滿軍所據我
以三千之眾即可取之則我乃得之於滿賊與杜帥何涉誠如字將所言蒙舍
夷家故地今自取回名正言順失和無由且杞副參軍與杞都督皆乃蒙舍王
之胃取蒙舍回故里為祖宗爭先理所固當幸熟思之而陳之於帥杞彩順顧
謂杞紹興曰劉副參軍之言甚善當請之於帥即行正位然後取蒙舍城為
王官我兄弟二人應戮力為前驅復我祖宗故地且起義乃我杞某遠在杜文
秀之先倘彼不服當復取蒼洱還我祖宗故郡杞紹興默然良久而言曰若然
則當與王參軍李上將軍議之李學明曰勿須周折可直陳於帥集諸將議之
可也杞紹興乃將此意達之於帥李帥遂集諸將議之李學明字安東杞紹興

地制順等先各陳其前意李學明復言曰漢受滿數轉而欺夷回受滿漢欺
轉而欺夷夷最下也今仍受回之制我實為夷耻之顧我帥為王則可雪夷數
百年之耻李學東起而作色言曰呸倘吾帥為王草寇王耳從之者二三吾帥
為帥為民除暴謀利則無論漢回夷之民莫不爭附之為王為帥幸吾帥慎擇
之我夷固受欺凌然雪耻之道不在急於自王先崇之方不在得蒙舍倉渠區
區之地貴在得民有民何患不王苟無民雖王亦亡願諸將勿急於一時之利
害而忘大計劉副將軍之高見貌似愛夷然實則害夷耳李熟思之王秦階曰
我王則杜帥不我合將為敵所乘會紅崖雲南驛鎮南楚雄諸地論我力何
不可取竇難守之也朝取之夕失之徒耗兵力自戕耳我力尚弱宜避敵鋒可
截擊漸折其力正面迎敵不得已也今之計要在養民養民府庫件武備固守禮
杜江之西經略哀牢山迤西之地盡緬還交趾之邊謹拓地十里得未盜賊之
利則庫可蓄民可養武可修有此之基而後舉兵東向偕杜帥合力擊滿則滿
可除民可安我何患於區區一隅之王復何患於祖宗之不爭夷耻之不雪魯
得盛曰劉阿柄爾為副將軍所何事我誤我帥王參軍李上將軍之言乃至
理名言望我帥納之李文學曰劉副將軍與李字杞諸將之意皆為夷眾只所
見不遠耳今既有王參軍李上將軍之遠識當納之以罷稱王之議來日復議
大計

次日李文學集諸將議大計王秦階曰今當暫訂帥府職制駐守要地者為都督

各有副將軍佐之在帥府者文為參軍武為將軍各有副者佐之武之最高者即以上將軍名之並與參軍合統各都督左從王泰階之議徐東佐為右都督字安東為副將軍守龍街及蒙樂山以西保甸之地杞紹興為副參軍兼左都督字阿烏為副將軍守南潤編街以及蒙樂山之首公郎諸地杞彭順為副都督其弟杞彭雲為副將軍守阿雄西基露諸地王泰階為參軍杞紹興劉柄賢副之李學東為上將軍得盛副之李學明為右將軍魯發美副之羅自美為左將軍李明學副之魯東應為督官阿里白宜副魯安林副之魯得盛曰帥府得養常軍三十都督府常軍一十常軍總數不得踰五千收莊主曰以耕之則軍不忘農可以戰糧不全取於民民得以養十八四十齡間之男女必練以戰陣戰則集之不戰則耕男任女任運男女各有其職力可專杞紹興曰王參軍李上將軍與我常言致富強兵之道首養民山野食民之道在薄糧賦重農收紡織今急宜行之我等倡議帥府督附近郊之莊主曰畝悉收為軍耕庶民原耕莊主之田悉歸庶民所有免租薄賦庶幾所獲課賦二糧免不納民多則府多民少則府少若然則民乃力耕民不墾府不少滿賦斷我監職庶民苦之我必勸我民以事收紡織由帥府總收皮毛麻布與漢商貿易監織則府之用不取於民而民得利三載之後民富府實矣左皆曰善李帥曰即由杞副參軍魯東應將軍督行之更有私擾民可斬之不赦本帥與夷漢貧戶同受滿賦漢莊主之苦今豈能容我司吏擾民乎庶民聞得莊主之地不納租薄賦二糧荒

不細皮毛麻布售之於府而得監鐵之利皆相聚喜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
天日勳纔可王矣漢庶民初惶於夷或禍漢及府政不別夷漢漢夷同利皆曰
夷不暴暴者乃漢莊主與皇清耳

丁巳夏六月上旬王泰階率羅自美李明學十人出鼠街取者于諸地李學東
率魯得盛魯發美千人順江北上會杜軍取蒙舍城並命把總與由貓街北上
會龔南潤把彩順自西塞露沿江南下取硤嘉城帥府諸將四出劉柄賢來機
噫同李學明復促李文學正位哀軍王並細漢莊主潘雲溪之堂妹為正后
李文學初不從經幾番勸進乃為其所勸而言曰王參軍李上將軍及諸將士
遠出征戰惟徐都督尚近可召而議之徐東位既至乃進言曰正大位之事早
已作罷今欲復議須待諸將歸劉柄賢曰出征士卒多矣若問各帥正大位
必益戮力攻戰可速出征諸將軍之成不亦善乎李學明曰諸將士卒更欲
我帥王久矣惟王參軍李上將軍阻之耳今乘其遠出即速為之加王參軍為
丞相彼等即無言徐東位曰王參軍必不為相劉副亦自為之可也

戊午春二月八日乃夷俗盛節劉柄賢乃草正位詔並致書杜帥擇於是日正
位吉席是日李學東凱旋歸道下騎為暇憩即入帥府擲甲於李文學之前大
怒曰我帥王與不王名也今必欲王之而後快姑王之可也潘氏女乃敵之女
何得而妻之帥與敵為親是即遠疏众庶也众雖我帥可得而王乎是何過之
甚也復謂劉柄賢曰吾帥撫蒙衆蒙衆六詔數十萬之众王亦王不王亦王

汝為副參軍實亦為副相而必欲為相何不足之甚徐東位曰吾帥暫可不王
潘氏女既婚離之不當疏其親可也三位將軍得勝歸來我等正應舉酒為將
軍解勞李文學有慚色復罷王意惟與潘氏女結福

春三月王泰階收者于河壩之地得良田五萬餘畝命羅自美駐者于守之杞
彩順平千餘由西塞露南下取礮嘉城月進二百里連克敵寨三十餘處敵五
百餘人及圍礮嘉有漢紳耐邊品玉領三千人據之丰載不下王泰階既收者
于李學明千餘人援杞彩順遂克礮嘉自西塞露至礮嘉以下廣地三百餘
里得溪田三萬餘畝鉛鐵敵各一未鐵之利初備礮嘉乃哀牢東壁要寨杞彩
順鎮之者于乃哀牢西壁要寨羅自美鎮之兩地均居哀牢之中段相距二日
程杞羅互為犄角

夏四月王泰階遣參將李學東杞紹興謁李文學而進言曰禮社江畔之巖
穴多藏火礮可命杞彩元副將軍監製火礮以供軍用礮嘉有漢紳原營鉛鐵
鑪今已收之可命杞彩順都督集鍛工廣其營製刀槍戈矛彈丸礮等件以資
軍械利民耕今急宜取牢產穀之區以豐民食寶府庫李文學曰由礮嘉沿江
而下再收長色惠籠磨沙因遠等地由者于沿關音江南下取關者若惠他
郎諸地上列諸地皆乃產穀膏腴之區若得之則民豐府寶於是以禮社江為
屏障東拒滿賊哀牢山為根基西圖思普廣潤之地則大事之基已備可全力
而東驅滿賊杞紹興曰者于之地本為田四浪所克以其甚怒漢人不分貧戶

皆不足及乎竟終為滿軍利用漢平為日應而夫之我帥當告諸將引以為
誠意與夷為謀首當強也貧無與焉安能不受而而之若漢言與我為敵
則我孤危矣田四浪擁五十之众据樓板凡夾思樂關者諸地我若得據板
井關者四敵則盛未之利全矣我帥宜深結田四浪以自廣則進可文雖遲
之邊退可守哀軍之險李文學曰王參軍可往說田四浪傳本帥之意加其為
都督使之來附王泰階曰彼已自為都督何用我加之彼勢不在我下焉肯在
膝李文學曰可遣上將奪之王泰階曰此乃自後王滿賊所望耳李文學曰然
則王參軍之意何如王泰階上將軍把副參軍親往說之雅其為副帥吾帥後
至與之會盟於者于還其者于諸地以示我誠彼方甘與我合共除滿賊李文
學曰參軍之言甚善可即行之

夏六月王泰階李學東杞紹興共赴樓板謁田四浪王泰階先言於杞紹興曰
我與上將軍皆非漢人又不擅卡杜夷語副參軍宜多達我帥之意杞紹興然
之既會田四浪曰王參軍既取者于今奉何意杞紹興曰我帥令我等特來奉
還者于耳田四浪曰李帥非取自我乃取之於滿賊漢壯王並已為我洩憤我
無以為報何云還之於我杞紹興曰李帥之众夷也田都督之众亦夷也夷皆
一體何分彼此我李帥麾下諸將士皆樂戴田都督為副帥共統夷众廣哀軍
以西之地為反滿之基復舉而東向合杜帥之众齊驅滿賊幸都督勿辭焉李
學東曰李帥即來者于迎都督會盟共議除滿之策望都督屈駕一行田四浪

曰李帥我阿哥也我蠢恨不早歸之今阿哥遠就我我豈有不去逐率^來

副將軍普順義何成二人偕王泰階等同至者十

夏六月二十四日為夷俗屆廼盛節李文學與田四浪於是日會盟於者干街
偕諸將集土主廟有牛手諸鹿鹿免為糞陳列於龕前土主神前則插獻白花
樹一枝傳土主神前牙蒙舍先王細諾羅蓋細諾羅為夷人故夷為敬土主神
又傳細諾羅宗族之神王本乃白花樹百世不變故以白花樹插獻之此夷俗
盛禮也育列既備李文學與田四浪相交臂挽頭立於土主神前李文學誓曰
我誓與田^帥阿哥共率衣軍家樂六詔之夷人凍溺賊為夷家深害至死下邇
田四浪誓曰我誓與李帥阿哥率夷家兄弟共殺滿賊漢壯主為夷家爭氣
誓畢與諸將各食生鹿肉一醜是夜後喧大作歌舞連旦

次日田四浪請於李文學曰者干之地勿還我仍由羅自美將軍守之我欲得
王莽軍為細羅東征都督我恩業人也願得吳助望西哥帥許之李文學曰者
干諸地副帥可納之王莽軍乃我之月都督乃我之手我無日寸可乎李學
東曰田副帥之所請非尊為叔也按板為夷西略之基攻守皆須有王莽軍之
謀方不失利徐都督守武街龍街因乃安地不可難雖然武街在貓街者干之
間武街可由字是東將軍守之徐都督可移守者干則此可顧武街向可援田
副帥東仍與羅嘉托利順都督互為犄角龍街亦可由兩顧武街北
龍街南端公郎羅都督李阿為兩將軍共與王莽軍助田副帥可也即命普登美

副帥將軍車貓街替字河為將軍奉受命李文學遂許之偕李學東把紹興還
密滴曾發美往貓街徐東位字河為南下徐東位守者千軍河為羅自美偕王
泰階隨田四派返樓板閣者

秋七月一日祀紹興謁李文學而請曰南澗居我哀軍之首禮社江之源若有
失則貓街密滴受悲貓街有曹發美副將軍守之可無虞我擬親往南澗鎮之
北上可援杜軍於蒙舍城南下可補貓街密滴東出雲南驛亦可援杜軍西向
可略緬寧李文學曰南澗原有河里白駐守今為安全計提張興發都司為副
將軍往助之可也今王參軍遠離把副參軍再去僅李上將軍一人為我耳目
我孤軍且李上將軍勞瘁不忍多加其辛勞幸勿出守

已未夏五月祀彩順偕其弟彩雲（亦稱彩花）率一千人自硯嘉者龍南下取慶
色平壩自日大破尉遲軍三十守將尉遲品玉受重傷而亡把彩順乃收慶色
據之楚人刀成義受滿賊之惑領楚軍千人固守小帽兒山屢出把軍把軍圍
攻兩月不下王泰階字河為自樓板率千人襲刀軍之後八月中下之把彩順
為流彈所傷墮澗而亡字河為擒獲刀成義把彩雲欲殺之為乃兄復仇字河
為曰王參軍之命不許妄殺楚軍一卒况其首領乎宜解往見李帥裁處把彩
雲乃止即解密滴帥府李文學聞報乃詢李學東把紹興對刀成義之方李學
東曰把都督在戰陣為流彈所傷墮澗而死此不能獨怪刀成義刀成義或不
欲堅與我為敵乃受滿賊漢家誘之惑惑畏我殺彼我力攻之彼當堅拒之宜